

SUDIAN WENXUE MINGZHU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抱朴子



远方出版社

1105918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

抱朴子

主编：王玉芬



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105918

远方出版社



8192011



中國古籍文庫

王

王玉芬 主 編

主 編:王玉芬

責 編:胡麗娟

出版發行:遠方出版社

地 址:呼市烏蘭察布東路666號

印 刷:北京市施園印刷廠

開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數:3800千字

印 張:126

標準書號:ISBN 7-80595-682-0/I·267

印 次:2006年8月第2版第1次印刷

印 數:3000冊

定 價:604.80元(全36冊)

前 言

中国古代文典经籍，上起殷周之际，下迄清季近代，其渊源之流长，数量之浩繁，意蕴之深远，文思之博奥，即使在世界文明的长河中，也堪称璀璨夺目、无与伦比，成为中华民族最为绮丽辉煌的精蕴所在。而在这浩瀚无涯的文洋典海之中，那些彪炳史册，传之千载，却终未湮没于滚滚东逝之水的瑰文琼典、名著名篇，更是博大精深，流光远播。

然而，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典经籍和悠长久远的传统文化，如何探幽寻径，进而登堂入室，受惠得益，却终究成为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。人生有涯而知无涯，如若疏于识辨，不加慎择，势必如同河海空泛叶舟，甚至难取皮毛。若非择其精要者而观瞻体味，便很难有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畅意淋漓。

为了使广大读者能够一览中国古典名著的神韵，本书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选出部分经典之作，这些作品代表了不同时代各个领域的最高水平。如《诗经》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可以“兴”、可以“观”、可以“群”、可以“怨”，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之先河，质朴平实，生动鲜活，文辞优美，蔚为壮观；《天工开物》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历史中重大的科技成就，是我国科技史上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的百科全书式的重要文献；《梦溪笔谈》是我国北宋大科学家沈括的传世著作，遍及天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地学、生

物以及冶金、机械、营造、造纸技术等各个方面,内容十分广泛、丰富,是中国科学史的重要著作。《梦溪笔谈》中所记述的许多科学成就均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。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称《梦溪笔谈》是“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”;《孙子兵法》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,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、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,它缜密的军事、哲学思想体系,深远的哲理、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,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,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,享有极高的声誉……。总之,这些作品都是经过大浪淘沙,在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的不朽杰作。勾画出中国古典名著大致轮廓,令读者尽睹古典名著之神韵。

在整理和编撰过程中,编委们无不倾心尽力,披沙拣金、精心采撷,然古籍浩瀚如海,难免会有所遗漏,有失偏颇。如有不足或错漏之处,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。

编者

2006年8月



目 录

(80)	一十五卷篇内干休时
(80)	卷 册
(08)	二十卷篇内干休时
(08)	回 册
(03)	三十五卷篇内干休时
(08)	言 册
(50)	四十五卷篇内干休时
(50)	末 册
抱朴子内篇卷之一	(1)
畅 玄	(1)
抱朴子内篇卷之二	(4)
论 仙	(4)
抱朴子内篇卷之三	(12)
对 俗	(12)
抱朴子内篇卷之四	(19)
金 丹	(19)
抱朴子内篇卷之五	(32)
至 理	(32)
抱朴子内篇卷之六	(37)
微 旨	(37)
抱朴子内篇卷之七	(44)
塞 难	(44)
抱朴子内篇卷之八	(50)
释 滞	(50)
抱朴子内篇卷之九	(57)
道 意	(57)
抱朴子内篇卷之十	(63)
明 本	(63)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抱朴子内篇卷之十一	(68)
仙 药	(68)
抱朴子内篇卷之十二	(80)
辨 问	(80)
抱朴子内篇卷之十三	(86)
极 言	(86)
抱朴子内篇卷之十四	(92)
勤 求	(92)
抱朴子内篇卷之十五	(99)
(1) 杂 应	(99)
(4)	二文等篇内于林疏
(4)	山 分
(12)	三文等篇内于林疏
(12)	谷 枝
(19)	四文等篇内于林疏
(19)	机 金
(25)	五文等篇内于林疏
(25)	服 至
(32)	六文等篇内于林疏
(32)	旨 游
(44)	七文等篇内于林疏
(44)	煎 塞
(20)	八文等篇内于林疏
(20)	煎 煎
(27)	九文等篇内于林疏
(27)	意 重
(63)	十文等篇内于林疏
(63)	本 则



抱朴子内篇卷之一

畅玄

抱朴子曰：“玄者，自然之始祖，而万殊之大宗也。眇昧乎其深也，故称微焉。绵邈乎其远也，故称妙焉。其高则冠盖乎九霄，其旷则笼罩乎八隅。光乎日月，迅乎电驰。或倏烁而景逝，或飘漾两星流，或漾于渊澄，或霏霏而云浮。因兆类而为有，托潜寂而为无。淪大幽而下沈，凌辰极而上游。金石不能比其刚，湛露不能等其柔。方而不矩，圆而不规。来焉莫见，往焉莫追。乾以之高，坤以之卑，云以之行，雨以之施。胞胎元一，范铸两仪，吐纳大始，鼓冶亿类，回旋四七，匠成草昧，警策灵机，吹嘘四气，幽括冲默，舒阐粲尉，抑浊扬清，斟酌河渭，增之不溢，挹之不匱，与之不荣，夺之不瘁。故玄之所在，其乐不穷。玄之所去，器弊神逝。夫五声八音，清商流徵，损聪者也。鲜华艳采，或丽炳烂，伤明者也。宴安逸豫，清醪芳醴，乱性者也。冶容媚姿，铅华素质，伐命者也。其唯玄道，可与为永。不知玄道者，虽顾盼为生杀之神器，唇吻为兴亡之关键，绮树俯临乎云雨，藻室华绿以参差。组帐雾合，罗幃云离。西毛陈于间房，金觞华以交驰，清弦嘈赞以齐唱，郑舞纷纒以蜚螭，哀萧鸣以凌霞，羽盖浮于涟漪，掇芳华于兰林之囿，弄红葩于积珠之池，登峻则望远以忘百忧，临深则俯揽以遗朝饥，入宴千门之焜



焯，出駟朱轮之华仪。然乐极则哀集，至盈必有亏。故曲终则叹发，燕罢则心悲也。寔理势之攸召，犹影响之相归也。彼假借而非真，故物往若有遗也。

夫玄道者，得之乎内，守之者外，用之者神，忘之者器，此思玄道之要言也。得之者贵，不待黄钺之威。体之者富，不须难得之货。高不可登，深不可测。乘流光，策飞景，凌六虚，贯涵溶。出乎无上，入乎无下。经乎汗漫之门，游乎窈眇之野。逍遥恍惚之中，倘佯仿佛之表。咽九华于云端，咀六气于丹霞。徘徊茫昧，翱翔希微，履略蜿蜒，践跚旋玠，此得之者也。

其次则真知足，知足者则能肥遁勿用，颐光山林。纾鸾龙之翼于细介之伍，养浩然之气于蓬荜之中。缁缕带索，不以贸龙章之晔晔也。负步杖策，不以易结驷之骆驿也。藏夜光于嵩岫，不受他山之攻。沈灵甲于玄渊，以违钻灼之灾。动息知止，无往不足。弃赫奕之朝华，避僭车之险路。吟啸苍崖之闻，而万物化为尘氛。恰颜丰柯之下，而朱户变为绳枢。握耒甫田，而麾节忽若执鞭。啜菽漱泉，而太牢同乎藜藿。泰尔有余欢于无为之场，忻然齐贵贱于不争之地。含醇守朴，无欲无忧，全真虚器，居平味澹。恢恢荡荡，与浑成等其自然。浩浩茫茫，与造化钧其符契。如暗如明，如浊如清，似迟而疾，似亏而盈。岂肯委尸祝之坐，释大匠之位，越樽俎以代无知之庖，舍绳墨而助伤手之工。不以臭鼠之细琐，而为庸夫之忧乐。藐然不喜流俗之誉，坦尔不惧雷同之毁。不以外物汨其至精，不以利害污其纯粹也。故穷富极贵，不足以诱之焉，其余何足以悦之乎？直刃沸镬，不足以劫之焉，谤讟何足以威之乎？常无心于众烦，而未始与物杂也。

若夫操隋珠以弹雀，舐秦痔以属车，登朽缙以探巢，泳吕梁以求鱼，旦为称孤之客，夕为狐鸟之余。栋挠悚覆，倾溺不振，盖世人之所为载驰企及，而达者之所为寒心而凄怆者也。故至人嘿《韶夏》而韬藻税。奋其六羽于五城之墟，而不烦衔芦之卫。



翳其鳞角乎勿用之地，而不恃曲穴之备。俯无倨鹜之呼，仰无亢极之悔，人莫之识，邈矣辽哉！”

大意 卷第六十七 持世

本篇以“玄者，自然之始祖，而万殊之大宗也”为开篇首句，点出了全篇的宗旨。在本篇中，作者使用大量玄妙的语汇来描绘“玄”。——这种宇宙万物本体的基本特性，可以看出，作者在参悟“玄体”时，明显继承了道家始祖老子的道论思想。老子曾以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”描述道体，作者在此篇中又进一步将这一特点突显出来，提出“玄道”新概念，发展了老子的道论思想。



天叫，和之凝阴天阴。谷之穴曲封而不，献之田成平而德其深
！若其美盛，以之莫人，辨之如武

抱朴子内篇卷之二

首篇天穴“妙深大”我天而，辟故之禁日，奇玄”以真本
宋玉荀南妙文量大天为春补，中篇本去。留宗内篇全了出点，内
奇补，出言以下，封补本基内村本内可宙学补文——“玄”金讲
于法。果以补补于李补，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
卷一补又中篇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
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补

论 仙

或问曰：“神仙不死，信可得乎？”抱朴子答曰：“虽有至明，而有形者不可毕见焉。虽稟极聪，而有声者不可尽闻焉。虽有文章竖亥之足，而所常履者，未若所不履之多。虽有禹益齐谐之智，而所尝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。万物云云，何所不有，况列仙之人，盈乎竹素矣。不死之道，曷为无之？”

于是问者大笑曰：“夫有始者必有卒，有存者必有亡。故三五丘旦之圣，弃疾良平之智，端嬰随邴之辩，贲育五丁之勇，而咸死者，人理之常然，必至之大端也。徒闻有先霜而枯瘁，当夏而雕青，含穗而不秀，未实而萎零，未闻有享于万年之寿，久视不已之期者矣。故古人学不求仙，言不语怪，杜彼异端，守此自然，推龟鹤于别类，以死生为朝暮也。夫苦心约己，以行无益之事，镂冰雕朽，终无必成之功。未若摅匡世之高策，招当年之隆祉，使紫青重纆，玄牡龙跼，华轂易步趋，鼎饌代耒耜，不亦美哉？每思诗人《甫田》之刺，深惟仲尼皆死之证，无为握无形之风，捕难执之影，索不可得之物，行必不到之路，弃荣华而涉苦困，释甚易而攻至难，有似丧者之逐游女，必有两失之悔，单张之信偏见，将速内外之祸也。夫班狄不能削瓦石为芒针，欧冶不能铸铅锡为干将。故不可为者，虽鬼神不能为也；不可成者，



虽天地不能成也。世间亦安得奇方，能使当老者复少，而应死者反生哉？而吾子乃欲延螭蛄之命，令有历纪之寿，养朝菌之荣，使累晦朔之积，不亦谬乎？愿加九思，不远迷复焉。”

抱朴子答曰：“夫聪之所去，则震雷不能使之闻，明之所弃，则三光不能使之见，岂辘轳之音细，而丽天之景微哉？而聋夫谓之无声焉，瞽者谓之无物焉。又况管弦之和音，山龙之绮粲，安能赏克谐之雅韵，玮晔之鳞藻哉？故聋瞽在乎形器，则不信丰隆之与玄象矣。而况物有微于此者乎？暗昧滞乎心神，则不信有周孔于在昔矣。况告之以神仙之道乎？夫存亡终始，诚是大体。其异同参差，或然或否，变化万品，奇怪无方，物是事非，本钩末乖，未可一也。失言始者必有终者多矣，混而齐之，非通理矣。谓夏必长，而荠麦枯焉。谓冬必雕，而竹柏茂焉。谓始必终，而天地无穷焉。谓生必死，而龟鹤长存焉。盛阳宜暑，而夏天未必无凉日也。极阴宜寒，而严冬未必无暂温也。百川东注，而有北流之活活。坤道至静，而或震动而崩弛。水性纯冷，而有温谷之汤泉；火体宜炽，而有萧丘之寒焰；重类应沈，而南海有浮石之山；轻物当浮，而梓柯有沈羽之流。万殊之类，不可以一概断之，正如此也久矣。”

有生最灵，莫过于人。贵性之物，宜必钧一。而其贤愚邪正，好丑修短，清浊贞淫，缓急迟迅速，趋舍所尚，耳目所欲，其为不同，已有天壤之觉，冰炭之乖矣。何独怪仙者之异，不与凡人皆死乎？

若谓受气皆有一定，则雉之为蜃，雀之为蛤，壤虫假翼，川蛙翻飞，水虬为岭，苻苓为蛆，田鼠为驾，腐草为萤，鼯之为虎，蛇之为龙，皆不然乎？

若谓人禀正性，不同凡物，皇天赋命，无有彼此，则牛哀成虎，楚姬为鼯，枝离为柳，秦女为石，死而更生，男女易形，老彭之寿，殇子之夭，其可故哉？苟有不同，则其异有何限乎？



若夫仙人，以药物养身，以术数延命，使内疾不生，外患不入，虽久视不死，而旧身不改，苟有其道，无以为难也。而浅识之徒，拘俗守常，咸曰世间不见仙人，便云天下必无此事。夫目之所曾见，当何足言哉？天地之间，无外之大，其中殊奇，岂遽有限，诣老戴天，而无知其上，终身履地，而莫识其下。形骸已所自有也，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。寿命在我者也，而莫知其修短之能至焉。况乎神仙之远理，道德之幽玄，仗其短浅之耳目，以断微妙之有无，岂不悲哉？

设有哲人大才，嘉遁勿用，翳景掩藻，废伪去欲，执太璞于至醇之中，遗未务于流俗之外，世人犹渺能甄别，或莫造志行于无名之表，得精神于陋形之里，岂况仙人殊趣异路，以富贵为不幸，以荣华为秽汗，以厚玩为尘壤，以声誉为朝露，蹈炎飚而不灼，蹶玄波而轻步，鼓翮清尘，风驰云轩，仰凌紫极，俯栖昆仑，行尸之人，安得见之？假令游戏，或经人间，匿真隐异，外同凡庸，比肩接武，孰有能觉乎？若使皆如郊闲两瞳之正方，邛疏之双耳，出乎头巅。马皇乘龙而行，子晋躬御白鹤。或鳞身蛇躯，或金车羽服，乃可得知耳。自不若斯，则非洞视者安能覩其形，非彻听者安能闻其声哉？世人既不信，又多疵毁，真人疾之，遂益潜遁。且常人之所爱，乃上士之所憎。庸俗之所贵，乃至人之所贱也。英儒伟器，养其浩然者，犹不乐见浅薄之人，风尘之徒。况彼神仙，何为汲汲使为狗之伦，知有之何所索乎，而怪于未尝知也。目察百步，不能了了，而欲以所见为有，所不见为无，则天下之所无者，亦必多矣。所谓以指测海，指极而云水尽者也。蜉蝣校巨鳌，日及料大椿，岂所能及哉？魏文帝穷览洽闻，自呼于物无所不经，谓天下无切玉之刀，火浣之布，及著《典论》，尝据言此事。其间未期，二物毕至。帝乃叹息，遽毁斯论。事无固必，殆为此也。陈思王著《释疑论》云，初谓道术，直呼愚民诈伪空言定矣。及见武皇帝试闭左慈等，令断谷近一



月，而颜色不减，气力自若，常云可五十年不食，正尔，复何疑哉？又云，令甘始以药含生鱼，而煮之于沸脂中，其无药者，熟而可食，其衔药者，游戏终日，如在水中也。又以药粉桑以饲蚕，蚕乃到十月不老。又以住年药食鸡雏及新生犬子，皆止不复长。以还白药食白犬，百日毛尽黑。乃知天下之事，不可尽知，而以臆断之，不可任也。但恨不能绝声色，专心以学长生之道耳。彼二曹学则无书不览，才则一代之英，然初皆谓无，而晚年乃有穷理尽性，其叹息如此。不逮若人者，不信神仙，不足怪也。刘向博学则究微极妙，经深涉远，思理则清澄真伪，研覈有无，其所撰《列仙传》，仙人七十有余，诚无其事，妄造何为乎？邃古之事，何可亲见，皆赖记籍传闻于往耳。《列仙传》炳然，其必有矣。然书不出周公之门，事不经仲尼之手，世人终于不信。然则古史所记，一切皆无，何但一事哉？俗人贪荣好利，汲汲名利，以己之心，远忖昔人，乃复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禅授，薄卿相之贵任，巢许之辈，老莱庄周之徒，以为不然也。况于神仙，又难知于斯，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？多谓刘向非圣人，其所撰录，不可孤据，尤所以使人叹息者也。夫鲁史不能与天地合德，而仲尼因之以著经。子长不能与日月并明，而扬雄称之为实录。刘向为汉世之名儒贤人，其所记述，庸可弃哉？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学，不许命之可延者，正以秦皇汉武求之不获，以少君栾太为之无验故也。然不可以黔娄原宪之贫，而谓古者无陶朱猗顿之富。不可以无盐宿瘤之丑，而谓在昔无南威西施之美。进趋犹有不达者焉，稼穡犹有不收者焉，商贩或有不利者焉，用兵或有无功者焉。况乎求仙，事之难者，为之者何必皆成哉？彼二君两臣，自可求而不得，或始勤而卒怠，或不遭乎明师，又何以定天下之无仙乎？

夫求长生，修至道，诀在于志，不在于富贵也。苟非其人，则高位厚货，乃所以为重累耳。何者？学仙之法，欲得恬愉澹



泊，涤除嗜欲，内视反听，尸居无心，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责，治鞅掌之政务，思劳于万几，神驰于宇宙，一介失所，则王道为亏，百姓有过，则谓之在予。醇醪汨其和气，艳容伐其根核，所以翦精损虑削乎平粹者，不可曲尽而备论也。蚊嚼肤则坐不得安，虱群攻则卧不得宁。四海之事，何祇若是。安得掩翳聪明，历藏数息，长斋久洁，躬亲炉火，夙兴夜寐，以飞八石哉？汉武享国，最为寿考，已得养性之小益矣。但以升合之助，不供钟石之费，吠浚之输，不给尾闾之洩耳。

仙法欲静寂无为，忘其形骸，而人君撞千石之钟，伐雷霆之鼓，砰磕嘈嗽，惊魂荡心，百技万变，丧精塞耳，飞轻走迅，钩潜弋高。仙法欲令爱逮蠢蠕，不害含气，而人君有赫斯之怒，芟夷之诛，黄钺一挥，齐斧暂授，则伏尸千里，流血滂沱，斩断之刑，不绝于市。仙法欲止绝臭腥，休粮清肠，而人君烹肥宰脔，屠割群生，八珍百和，方丈于前，煎熬勺药，旨嘉饕餮。仙法欲溥爱八荒，视人如己，而人君兼弱攻昧，取乱推亡，辟地拓疆，混入社稷，駟合生人，投之死地，孤魂绝域，暴骸腐野，五岭有血刃之师，北阙悬大宛之首，坑生煞伏，动数十万，京观封尸，仰干云霄，暴骸如莽，弥山填谷。秦皇使十室之中，思乱者九。汉武使天下嗷然，户口减半。祝其有益，诅亦有损。结草知德，则虚祭必怨。众烦攻其膏肓，人鬼齐其毒恨。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，而无修道之实，所知浅事，不能悉行。要妙深秘，又不得闻。又不得有道之士，为合成仙药以与之，不得长生，无所怪也。

吾徒匹夫，加之罄困，家有长卿壁立之贫，腹怀鬻桑绝粮之馁，冬抱戎夷后门之寒，夏有儒仲环堵之暎，欲经远而乏舟车之用，欲有营而无代劳之役，人无绮纨之娱，出无游观之欢，甘旨不经乎口，玄黄不过乎目，芬芳不历乎鼻，八音不关乎耳，百忧攻其心曲，众难萃其门庭，居世如此，可无恋也。



或得要道之诀，或值不群之师，而犹恨恨于老妻弱子，眷眷于狐兔之丘，迟迟以臻殂落，日月不觉衰老，知长生之可得而不能修，患流俗之臭鼠而不能委。何者？爱习之情卒难遣，而绝俗之志末易果也。况彼二帝，四海之主，其所耽玩者，非一条也，其所亲幸者，至不少矣。正使之为旬月之斋，数日闲居，犹将不能，况乎内弃婉娈之宠，外捐赫奕之尊，口断甘肴，心绝所欲，背荣华而独往，求神仙于幽漠，岂所堪哉？是以历览在昔，得仙道者，多贫贱之士，非势位之人。又栾太所知，实自浅薄，饥渴荣贵，冒干货贿，炫虚妄于苟且，忘祸患于无为，区区小子之奸伪，岂足以证天下之无仙哉？昔勾践式怒搃，戎卒争蹈火。楚灵爱细腰，国人多饿死。齐恒嗜异味，易牙蒸其子。宋君赏瘠孝，毁歿者比屋。人主所欲，莫有不至。汉武招求方士，宠待过厚，致令斯辈，敢为虚诞耳。栾太若审有道者，安可得煞乎？夫有道者，视爵位如汤镬，见印绶如縲经，视金玉如土粪，睹华堂如牢狱。岂当扼腕空言，以侥倖荣华，居丹楹之室，受不訾之赐，带五利之印，尚公主之贵，耽沦势利，不知止足，实不得道，断可知矣。按董仲舒所撰《李少君家录》云，少君有不死之方，而家贫无以市其药物，故出于汉，以假途求其财，道成而去。又按《汉禁中起居注》云，少君之将去也，武帝梦与之共登嵩高山，半道，有使者乘龙持节，从云中下。云太乙请少君。帝觉，以语左右曰，如我之梦，少君将舍我去矣。数日，而少君称病死。久之，帝令人发其棺，无尸，唯衣冠在焉。按《仙经》云，上士举形升虚，谓之天仙。中士游于名山，谓之地仙。下士先死后蜕，谓之尸解仙。今少君必尸解者也。近世壶公将费长房去。及道士李意期将两弟子去，皆托卒死，家殡埋之。积数年，而长房来归。又相识人见李意期将两弟子皆在郾县。其家各发棺视之，三棺遂有竹杖一枚，以丹书符于杖，此皆尸解者也。昔王莽引《典坟》以饰其邪，不可谓儒者皆为篡盗也。相如



因鼓琴以窃文君，不可谓雅乐主于淫佚也。噎死者不可讥神农之播谷，烧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钻火，覆溺者不可怨帝轩之造舟，酗酒者不可非杜仪之为酒。岂可以桀太之邪伪，谓仙道之果无乎？是犹见赵高董卓，便谓古无伊周霍光。见商臣冒顿，而云古无伯奇孝已也。又《神仙集》中有召神劾鬼之法，又有使人见鬼之术。俗人闻之，皆谓虚文。或云天下无鬼神，或云有之，亦不可劾召。或云见鬼者，在男为现，在女为巫，当须自然，非可学而得。按《汉书》及《太史公记》皆云齐人少翁，武帝以为文成将军。武帝所幸李夫人死，少翁能令武帝见之如生人状。又令武帝见灶神，此史籍之明文也。夫方术既令鬼见其形，又令本不见鬼者见鬼，推此而言，其余亦何所不有也。鬼神数为人间作光怪变异，又经典所载，多鬼神之据，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，况乎仙人居高处远，清浊异流，登遐遂往，不返于世，非得道者，安能见闻。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训，故终不言其有焉。俗人之不信，不亦宜乎？惟有识真者，校练众方，得其徵验，审其必有，可独知之耳，不可强也。故不见鬼神，不见仙人，不可谓世间无仙人也。人无贤愚，皆知己身之有魂魄，魂魄分去则人病，尽去则人死。故分去则术家有拘录之法，尽去则礼典有招呼之义，此之为物至近者也。然与人俱生，至乎终身，莫或有自闻见之者也。岂可遂以不闻见之，又云无之乎？若夫辅氏报施之鬼，成汤怒齐之灵，申生交言于狐子，杜伯报恨于周宣，彭生托形于玄豕，如意假貌于苍狗，灌夫守田蚡，子义培燕筒，蓐收之降于宰，桀候之止民家，素姜之说讖纬，孝孙之著文章，神君言于上林，罗阳仕于吴朝，鬼神之事，著于竹帛，昭昭如此，不可胜数。然而蔽者犹谓无之，况长生之事，世所希闻乎！望使必信，是令蚊虻负山，与井蟆论海也。俗人未尝见龙麟鸾凤，乃谓天下无有此物，以为古人虚设瑞应，欲令人主自勉不息，冀致斯珍也。况于令人之信有仙人乎！世人以刘向作金不成，便谓索隐行